太乙舟文集

太乙舟文集卷二

新城陳用光實思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說

蘭瑞問曰孔子恥巧言令色孟子惡機械變詐之巧而曾子言孝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何歟余曰善哉問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豈唯說詩凡讀書莫不皆然古之屬辭者各有所當豈一端而已道所以守官也學所以為道也而春秋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孔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

損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曰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記又曰情欲信而辭欲巧凡以屬辭而已道固有偏舉言之者韓子所謂道爲虛位也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而辭不及於下達御輪之屬則固未嘗賀也且夫以巧變居心而致飾以悅人之不可也豈顧問哉從乎欲以自便其私則爲佞者之所以喪仁從乎道以盡其視無形聽無聲之事親則非巧變不足以爲孝抑是言也曾子之教人子也詳矣本孝篇曰以正致諫以德從命大

孝篇曰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辭固不厭其詳矣而此所云孝子巧變父母安之者與中道則從不中道則諫之文相次以此爲事父母之道也巧變者小則察覻乎起居飲食所憂樂之端而大則盡其幾諫而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之實今夫父母之愛子也至矣獎其善而掩其過其過之未彰而形似之近善者猶且獎誘之以使之自悟爲子者則不然知親之有過而諫之不見從而置之曰既已諫矣其有得失於吾無悶焉恝以居其

心而懟以見於辭是人之愛其子也又不從其事親而從其親之待巳嗚呼彝倫攸斁其不以此歟聖人慮天下人之不知事親也故詳著其辭於易之蠱蠱之六爻言子父者五焉而象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巽之六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者丁也後庚者癸也辛更新也丁丁寧也癸揆度也天之道周於旬紀日以之紀歲以之人事象焉大則著乎國家條教之施而小則著乎家庭日用之事夫家庭

日用之事大抵兄弟之先後伯叔之往來衣服飲食之豐殺財賄布帛之出入也其行之而仁與行之而有禮與明恩而著誼人咸頌且樂之其行之而傷於仁與其行之而違乎禮與其始之也有漸而其旣之也有害是蠱象也其父母之不知而其子知之則有所更新丁寧揆度於旬日之間者不可以已也夫是之謂幹蠱彼裕之云者雖非必恝且懟也而終必及之故曰往吝戒之也曰用譽勉之也才小者勉乎日之旬德盛者豫乎歲之旬唯

巧變者能之藺瑞曰勵辭之有異既聞命矣顧以爲飲食起居之瞀視者可以安父母若親之不中道而翹之毋乃類攘羊之證與且用礜云者非善則歸親之謂也曰直躬證父者暴其親之過以爲己名是故與比其親之過以便己之私者皆不可謂之人也曾子言兄之有過猶曰養之何況於其親積誠於己而揆度於後甲先甲以巧合乎事理而變其親之過夫孰從而暴之己之礜親之礜也父母安之用礜之謂也善則歸親孰大於是夫古

之篤行有闇修於己而人莫知之者矣而況孝子之於親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君子之謹其言也終身焉耳矣少之所以事長賤之所以事貴不肖之所以事賢莫不於言焉先徵之言必麗於事事有是有非有知有不知有疑有不疑然而莫不以謹爲貴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者他日告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夫豈貌爲恭而故爲隱哉不以賢知先人之

實發於心之所不自覺而形於事之所誠然其告子路者所以告凡爲學者也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鄭氏說迂晦而不辭觀孔氏釋之謂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己知而後明然鄭氏所謂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云者則固謹言之道也鄭氏分句以爲解朱子則謂兩句宜連讀之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然

則是以身質言語矣而近儒方氏苞則謂事爲人所疑苟無惡於己志久將自明不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雖在已若據而有之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是三說者朱子其至矣固足以該鄭氏之說焉方氏之說微傷於巧然亦君子之言也由鄭氏之說可以明謙由方氏之說可以明厚夫人之於言終其身無或離之者而莫不以形其心奮於言者華其心之華也仁者其言也訒其心之訒也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孔子知其蔽之所在

故告以達者之道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他日又語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子路子張聖門之賢人也而夫子戒之如此況今之學者乎夫能慎於少與賤之時及其長而貴也無患於剛愎矣能慎於其所不疑之事則於其所疑者無患於專固矣謙者厚之發也汰者薄之發也循循於鄉黨子弟之事而精之則可以爲聖人悖之則不免於言僞而辨之誅是故曲禮少儀皆言弟子之禮也其於進退應對升降出入周旋

之節委曲繁重以馴習其心知百體者既詳且著矣又特明其義於是兩辭焉此先王之世所以多成德之士而聖人之言道所以不外乎庸德之言行也乎

大夫士廟無主說

古之聖人制祭祀之禮以教民孝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一也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以饗祭而主以棲神自天子以達於庶人宜無不同者而鄭氏之說曰惟天子諸侯有

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
得毋非聖人意與曰此三代之通義也大夫之不
敢同於天子諸侯猶之七廟五廟之別云爾意夏
殷以來皆同此制而禮缺不可考周實因之而其
遺文見於士喪禮故漢儒著之說如此也何休云
天子主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言天子諸侯而
不及大夫明其不得立主也士喪禮云士有重無
主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曰凡君則
固以別大夫士矣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

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故記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又曰虞而立尸有几筵蓋於新喪之際立之重以明孝子之所繫心及虞而有卽遠之義焉由是而之乎祭則將以事尸者事神也何氏之學異於鄭氏而崔皇諸儒則傳鄭學於南北朝時者而其爲說皆如此然則鄭氏之說豈得謂之無稽乎且夫祭莫盛乎朝踐尸至朝踐而始入而特牲少牢詳延尸之禮而無迎主之文則大夫士之祭不敢同於天子諸侯其見於

禮經者亦明甚矣春秋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於主於廟對舉並稱則主固在祏不常位於廟
矣天子諸侯有主而不常位於廟大夫士無主則
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是故衞孔悝出
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
出君故有主祭所出之君固不同於祭所出之大
夫以是爲不敢干諸侯之等差云爾或曰然則有
主固非與曰立尸則可以無主尸之禮廢則不可
以無主三代之立尸也問之師曰是三代相沿於

上古之禮而秦漢以來之所不能爲也故程子論立主之道必取象於三才焉蓋古今之異宜然也

名位篇上

名與位之原出於天天者理而已矣理在而氣數隨之其參差錯出非其常也君子道其常是故無苟得之名亦無苟得之位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春秋時之大人何足畏哉人實而位虛人待居位而位

待居人君子實其虛嘗樂乎已之能稱夫位之待之也位待我而我不至位我無憾爾已位待人而人不能稱位位懸於虛而其待夫人之實固在也爲仁則大夫之賢者必擇而事尊位則雖不賢者亦畏畏其君形者而已天固有所不能勝亦有所不必勝今夫十畝之圍而植木千章焉其向陰向陽之榮瘁固殊矣微獨木雖所庇之草亦然天之仁不欲草木偕榮耶然既已向陰矣安必榮如灌溉之培護之一旦氣與數皆至彼向陰者之榮也

視向陽者斧斤或尋焉瓦礫或壅焉其榮瘁固有殊焉人之所以靈於物者曰志志于穀者非所以爲學也其學備而穀必及之者理也其不必及之者氣與數也人當順乎氣與數以事天而天不必強其氣與數以從人故人曰參差錯出者非天而吾曰參差錯出者固天之所以爲天三代而下之言名者吾惑之曰吾有名何必位言位者亦如之其如之者有二從乎富貴利達之說者君子之所鄙也從乎施利澤於人而不務浮薄之詞以譁世

取寵者君子之所取也然而意從乎富貴利達者恒假夫施利澤之說以自遯是故爲名者必笑之雖然笑之誠是也其所以爲名者果君子之名耶古之名一爲道而已今之名三曰以攷據名也曰以詩名也曰以詞名也是三者而出於爲道之餘非君子之所棄也於道無聞而徒爲譁世以就寵雖後世有述焉君子不謂之名也古之爲道者內以善其身而外以施諸人人不知而不慍焉故朝聞而可以夕死朝夕之間隱微之地自喻而無以

喻諸人也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顏子之行無所表見徒以孔子稱之乃聲施至今此所謂沒世之名也顏子蓋所謂畏天命者夫是以有此名也吾嘗謂天之以名與位與人也嘗恕嘗隨其大小及夫賢不肖之能自克者而轉移以畀之後世有善相者如所稱唐裴晉公嘗餓死而終相宋錢宣靖見許於陳希夷一稱其所立一稱其所轉術家之說小說雜錄之紀載似無足稱者然春秋時以容貌辭氣決人休咎者多矣劉康公單襄公之所

述豈有誣哉魯叔孫東門晉三郤向陽而自撥其根裴晉公定氣數於俄頃唐之初葉王勃楊炯四人以詩名裴獻公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范文正爲晏元獻擇婿曰富皐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至卿輔元獻以修整者爲優卒擇富後鄭公終以相業顯安道雖貴而朱子不滿之故世以文正謂張疎俊爲知人也裴獻公之學雖不及文正然其知兵審吏亦非苟冒於富貴利達者其決王勃諸人後皆驗其言誠

當王勃諸人之名誠不足以儗獻公之位也位誠不易居獻公豈遂足以稱夫位者然天之與人苟非貪戾殘賊絡覆厥位者雖其人志乎轂天猶且隨其才之小大聽其所自致而使之終安此天之恕也此天之仁也今夫學不至乎轂乃足以聞道聞道乃足以立名名立而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大人名立而不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君子名不可不立而非立苟得之名也位不可不畏而非畏苟得之位也君子道其常固以之自勵而不以之論人

也

名位篇下

或曰名與位之皆不可以苟得也以名策人人猶勉於博聞好古以位策人是率天下而爲突梯脂韋也且志於穀者天恕而與之位人其無志於聖賢矣子之言毋乃傎乎陳子曰唯唯否否言固有所屬道固有所麗事固有所會物固有所階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斯言也萬世其猶龜鑑焉是故言毋輕毋妄其重且謹者得位矣行毋輕毋放其重且謹者得位矣好毋偏毋蕩其審而節者得位矣惡毋偏毋激其審而容者得位矣容貌舉止毋傾側毋縱肆其端慤而安詳者得位矣此道之所麗也道之至者由是而精焉其粗者未始非道之所麗也會於事而見取於人階於時而人則取之人之所取天之所取也天愛百穀果蔬而謂其不並植蘭蕙荷菊乎哉是故有人焉言則輕矣俄而重且誠焉

則天稱其重且誠者而與之行則輕矣俄而重且謹焉則天稱其重且謹者而與之好惡容貌舉止之不適乎衡矣俄而適乎衡焉則天稱其適乎衡之淺深大小而與之匹夫可以階卿相一命之士可馴致于高官厚祿夫固皆其自取也彼悉戾乎是而得乎位者有之矣彼其才氣固亦有以取之然且未知其所終也彼爲名而言行好惡容貌適乎衡者前世有得位者矣可覆按而與王勃諸子相證也使王勃諸子易其浮躁淺露而以適乎衡

庸詎不可以享爵祿天與之以名使傳其文詞于後世而彼不能自適乎衢以待天之所厚是王勃諸子之過也楊盈川得天稍勝于三人而不能益致其敦篤故僅以一令終然究其所得固愈足以明三子之失矣或曰如子言則得位者之言行容貌好惡果皆適乎衢耶攻諸古今其未必悉然也且昌黎韓子所謂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者何說耶曰言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行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好惡而偏者

有之矣然必其無害于節與容者也容貌舉止有輕脫者矣然必無傾側及縱肆者也表著之言結襘之視彼容有合焉彼徒習時俗工語言者誠有愧于其位矣聖賢之居位也衞不越時俗言語之中而自能立其審時俗正語言之則庸人反是戒宴樂之奢淫也而可以屏酒食而不御乎彼言行好惡容貌之甚害乎衞也其位必顛天固嚴之矣彼未至乎是而徒爲庸人之所爲則天亦以庸人待之而不必遽奪其位彼爲名者之言行容貌好

惡之不適乎銜而未甚害乎銜者其大小之位固猶有可以自致者矣其甚害乎銜者災禍始罔不及于其身焉且夫爲名者不期而浮躁淺露至又其甚則不期而放辟邪侈亦至彼固自恃其名之足以當夫位而又見夫居位者之不概人意也外有所甚薄于人而內有所甚矜于己矜則情可縱而欲可肆頹然放然以自靡于邪而不知弱者以自困其身而强者以害人家國彼不知位之不可輕而居位者未始無足以當夫名者也且夫奚梯

脂韋者其言行好惡容貌其安能有與于衛耶學而至于轂者固有間矣其于衛究未必適合也洪範五事次于五行而好惡必歸于皇極天之所錫唐虞三代凜之矣爲名者毋恃其名而求當于衛居位者自媿其位而反求其不至轂之學能是者其于吾言必有取也夫

雜說

鉅海有物焉其名龍其得於天地者至厚其性最靈能噓氣以成雲作雨而潤萬物故鱗蟲三百六

十而龍爲之長蛟似龍者也其得於天地者未嘗不至而其性悍戾不能下於龍遂逞其奇能異術以震驚百物而畏蛟者或附之夫天地本無奇也則得乎天地者亦無奇也龍惟無奇是以爲龍而蛟乃不然故君子惡之惡之惡其拂天地也或曰虺三千年化爲蛟蛟三千年化爲龍則蛟固化龍者也曷惡焉夫能化者必其相類蛟既不類乎龍矣孰從而知其能化也是故古之帝王季秋則命漁人伐蛟誠惡之也雖然蛟能化其悍戾之氣而

自下於龍與龍爲無奇又惡知其不能化龍也

麥之植於西北也多薅其苗以厚其根治花卉者亦必刈其駢生以求其碩君子覩于二者而知善反之功大也夫爲功於此而責報於彼此不可必之數也爲功而欲速其功必小小功而食報其報亦薄此又自然之勢也居自然之勢而於不可必之數必求快己以自便君子謂之弗思耳矣是故苗旣遂矣猶必薅之生旣駢矣猶故刈之天下有以損爲益者此類是也嗟乎益而猶損焉彼[illegible]

待於損者宜何如以處之也哉

十五弟彪字說

綺縠之美不足以禦冬珠玉之貴不足以止飢夫人而知之也然而重綺縠者百倍於布帛寶珠玉者百倍於菽粟何也亦震乎其外焉耳夫不計及於冬之不足以禦飢之不足以止則夫人之重而寶之也固亦宜然無足怪者誠使當飢與寒之時雖置綺縠珠玉於前有不暇顧者矣此人心有同然也君子推是心以立其身富貴利達外之耀也

孝弟忠信內之懿也人有孝弟忠信而不得夫富
貴利達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病其身人有富貴
利達而未必能孝弟忠信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
榮其身其病之榮之之心在人則爲是非之心而
在己則爲廉恥之心廉恥之心人之所本有也要
在於能充之是以其身立而不潔之行無以加乎
其身充之之道無他亦曰務吾孝弟忠信之實不
以富貴利達之見汩吾天性如是而已予從弟彪
爲三叔父之第六子由大宗以派行十五叔父名

之曰彪而字之曰成甫俾予爲之說予聞之揚子曰或問言成文動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夫外之彪必由於中之弸亦可見君子之重內而輕外矣一言一動莫不凜乎其所以成文成德之實此中之所以弸而外之所以彪也孝弟忠信莫不由言動而修焉然則爲君子者可不知所務乎吾家自高祖以來積德累行以遺後人後之人坐享富貴利達或乃震乎其外而忘乎所以致此之實祖德不以此而替與此爲之曾孫者其責

甚重而其充之之功尤宜日加詳焉而不可以怠
而忽之也余願與成甫暨羣從兄弟交相勗也

四子字說

予疎於經學然望其子之能治經所謂厲人夜半
生子取火視之而冀其勿類我也經莫尊於易字
長子蘭瑞以易庭易之爲道大矣然聖人惟曰五
十學易可無大過而夫子之稱顏子曰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凡人之去聖賢也甚遠
而過不能以一日無人非學無以爲人而學莫先

乎改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也蘭瑞闇於讀書而喜通世事讀書闇則無以明理世事習則易悅紛華人之生也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焉紛華之悅其履乎悔吝也幸耳悅之而欲以遂之則機巧之智生而縱恣之習敢去敦厚之風而逐浮囂之好此不讀書之爲患烈也去闇莫尚乎能思改過必先於務實凜無恒之戒以求補過之方蘭瑞其毋忘觀象而玩其辭也次子蘭滋性剛而開明年十三輒能察人意旨之所向夫剛

不以制慾而以忤物其開明不能先意承志於父兄而徒爲與世俛仰於行事吾懼其他日之薄而猾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惟敦厚故温柔詩三百篇其纏綿悱惻之旨蘭滋可以諷於口而返諸身矣故字之曰詩庭三子蘭第性實而爲我四子蘭豫性濶略而爲人雖皆幼也然各見其端倪焉吾懼夫性實者長而有自私利之習性濶略者長而有放蕩之行也必見大而慮遠然後能不徇利必循度而守約然後能不逐物字蘭第以書庭

其能勉疏通知遠之學乎字蘭孫以禮庭其能持恭儉莊敬之則乎先太恭人夢蘭而生孫故諸孫皆以蘭冠其名今人取字或務於矜詡飾觀聽者之所爲吾則以吾之所媿而有望於諸子者正告之其於經義淺而可以究其深其於四子之所患皆當而有以救其失四子毋忽吾言雖守之終身可也

太乙舟文集卷三

新城陳用光實思

先考行狀

府君姓陳氏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種木先世居新城城內自曾祖浣修府君始遷居西鄉之中田里曾祖以洴

贈朝議大夫曾祖妣李氏

贈恭人祖世爵

贈資政大夫祖妣魯氏

贈夫人考道乾隆甲子舉人戊辰進士
贈光祿大夫妣楊氏
贈一品夫人府君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伯父
恕堂府君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前卒次府君
次叔父履堂府君守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候選內
閣中書
貤贈中憲大夫前卒次叔父繹堂府君守訓分巡
濟東泰武臨道擢江蘇按察使前卒次叔父果堂
先生守譽乾隆辛卯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長姑母長於府君姑夫內閣中書
楊尙鉉前卒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涂志
紓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曾勤前卒府君
體質魁梧性嚴重而心慈厚內和睦家庭而外任
卹於鄉黨親戚接人處事一以誠意至義之所在
斷斷不少假借焉少隨侍先曾祖浣修府君治生
計於南昌能得浣修府君歡心先祖凝齋府君晚
家居恕堂府君已出仕矣遂一以家事任府君凝
齋府君卒府君居喪盡禮服闋由前豫工例捐員

外郎以乾隆二十九年出補兵部武選司居年餘以伯父恕堂府君卒於家急引疾歸先是居南昌時恕堂府君爲門戸計嘗有所資助人及折閱棄券者不下數萬金府君既與諸兄弟以所受分於凝齋府君之產業重匀攤析分之矣及是痛伯兄以官事復毀其資乃諗諸兄弟復析產如前匀攤時諸叔父皆敬聽無後言人稱陳氏之孝友者上則賢府君及諸叔下則賢恕堂府君之長子伯兄元蓋伯兄於家庭閒事無不就府君謀府君所欲

謀者亦惟伯兄能行之故伯兄之卒府君及吾母
曾太恭人哭之慟及吾母曾太恭人棄養而府君
遂惘然無所向因自號曰半癡翁嘗語煦等云汝
知吾命名之意乎自汝伯兄歿而吾外失一助自
汝母歿而吾內無助也府君嘗憫附近鄉鄰之困
于荒歉也以祖母楊太夫人七十壽辰奉楊太夫
人命出數千金買穀倡首於各村落建立義倉春
借於民秋還於倉歲積其贏以爲儲蓄自是附近
居鄉不憂歉歲至製衣被以貸人及施藥棺木諸

事歲行之不爲惓盡府君家居者十五年至庚子春奉楊太夫人命乃復出凝齋府君爲宋儒學晚以授吾舅氏魯山木先生仕驥而居南昌時知名士如南昌彭文勤元瑞鉛山蔣心餘士銓武寧汪輦雲軔皆樂從凝齋府君遊因訂交于伯父恕堂府君及府君府君內守凝齋府君家法而外能得友朋之益於山木心餘文勤輦雲皆各取其善府君之家居也嘗劃宅以居心餘而經紀輦雲之喪挈其孥以居於中田輦雲之子孫遂爲新城人及

府君之在官也亥勤已入直
內廷不能數數見惟蔣心餘先生以編修居外城
數以詩詞相切磋府君故工塡詞至是詞益進其
他所往還皆敦尙樸實氣誼之士偶以宴會來者
皆儆車蠃馬無豪縱奢侈之習蓋府君生厚而識
通所取益於友朋者以敦實行爲先不考用光入
翰林時作書訓之曰稱職爲難當日夕奮勉不改
秀才家風方慰我念讀書當守祖訓切實有用四
字不徒涉獵爲能也汝性頗近浮華宜急改之亥

遊尤宜愼重不可濫交也嗚呼觀府君之所以訓用光則府君之自處可知矣故人嘗舉萬石君質行勝於齊魯諸儒爲府君頌蓋紀其實也初官兵部時尚書爲諸城劉文正公府君以武選司稿進會武弁有名曌者文正舉以問曰是何字府君曰是唐時所製字讀君照文正笑曰君何從知之府君亦笑曰向不知此字以昨閱稿細攷得之耳文正以府君語樸誠而察其居郎署勤愼端慤無奔競習遂大器重府君及再入京師文正已卒矣府

君嘗語及文正之知巳而歎息不置云居數歲監督南新倉旋推升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戶貧乏不能運米府君出私財七千金貸之或諷府君以勿受人欺府君曰吾行吾意之所安而已他不之問也乾隆五十一年出補安徽潁州府知府未至調太平府書中丞麟素知府君府君來謁迎謂曰太平事簡君才治大通橋有餘分其半治太平足矣退而語康茂園方伯基田曰此艮二千石也凡他郡縣難了案牘皆檄府君往聽斷之

府君皆執法以治不爲苛且詭隨之行而其待同寮也一以樸實退讓自處人不能以府君之獲乎上藉爲趨附故皆重府君之伉直而彌信府君爲長者繼而朱石君孫補山兩相國來爲巡撫總督交重府君方欲卓薦而府君丁祖母楊太夫人憂歸矣復服闋出補官以乾隆乙卯秋補河南陳州府知府抵任未數月值楚北亂民爲患於秦楚蜀之間陳州所屬縣毗連潁州界府君命申嚴邨落防守而團練民壯爲守禦策當守太平時嘗修太

白樓虞雍公祠于采石有文士來遊者嘗與登臨飲酒賦詩以爲樂及來陳州嘗欲修蘇子由亭未及爲而乞病歸以嘉慶六年三月至家府君居官居鄉一以實心實力任事於財利不爲毫髮自私計於人有善則稱有過則戒困乏則助自一家羣從以至親戚朋友故舊之子弟莫不因其親疏之宜以行其意臨川令常州莊君𣞙以事去官非其罪也府君代爲捐復初居京師時買宅一所而署之名曰黎川新館曰以居吾邑之計偕來京師者

再入京師嘗雪夜與補山孫相國宴坐曰吾輩擁爐不知門外雪深幾尺彼露處者其若何若因縱談及遠戍之苦曰甘肅冒賑案彼罔知法紀者罪無可逭顧其間亦有以株連且其家室何罪今伏法者若而人遠戍者若而人未減者若而人俱已籍沒家室不能歸以金資之歸可乎補山曰吾固有此意君能助之則大善府君曰諾因各捐萬金畀人攜之往盡藉以得歸者數百家嘗念中田地卑下而水淺多沙瀬水居者歲有水患語煦等曰

若得二萬金為濬河身取其沙以築隄則宅者不憂墊隘矣且水日深而隄上植樹木鬱然若屏幛則人之居此鄉者仕宦亦顯貴於形家言亦為利甚大也嘗取祠傍數百金地址為居室而未能予其值因欲就其傍建藏書樓藏凝齋府君遺書而奉凝齋府君像於樓傍為義學以居子孫之讀書者其贍之以義田學田費皆數千金嘗曰此吾事也壬戌以書訓用光曰吾居家得與三五兩叔父白首相聚甚樂所不慊意者不能即修藏書樓及

擴充學田義田而已盖府君勇於爲義以利物濟人爲心自少至老無倦不獨當家資饒裕時輕財好施而已雖官京師斥去家資大半及兩爲郡守歸而兩鬻田萬金以償逋戸辛酉壬戌之間家無餘貲矣而於宗族鄉黨間猶惓惓於義所欲爲也如此府君體素壯無疾又善自調攝日兩食每食飲酒兩小杯一飯一粥而已偶感疾輒去飯粥少間仍清齋如是者數十年人以府君顔貌之豐又善自頤養咸謂可登耄耋也嗚呼孰謂以微疾遂

至不起耶初五六月間府君以醫左患癰藥數治之且愈至十月患胃氣痛服藥一吐而愈顧六七日則又發至十一月初遂劇然猶臥起如常惟減食耳嗚呼孰謂至初八日早飯纔兩口遂覺痛劇至酉時遂棄不孝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戌時距卒享年七十八配魯恭人盧陵訓導淮之女乾隆辛卯進士原任山西夏縣知縣仕驥改名九皐山木先生之姊前卒子六長不孝煦充四庫書三分館校閱議敘舉人

加捐光祿寺署正曾恭人出次不孝繼光三通館
謄錄議敘加捐州同嘉慶四年川楚例加捐知州
選補甘肅寧州知州庶母胡宜人出次不孝用光
庚申科順天鄉試舉人辛酉科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壬戌授職編修充
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校
文淵閣校理戊辰科
欽命河南鄉試正考官曾恭人出曾恭人臨終以
庶母姚宜人無子命用光奉以為慈母次觀音保

庶母曾氏出早殤次不孝瑨光庶母方氏出次不
孝瑾光考取欽天監肄業天文生庶母湯氏出女
二長適山西典史同邑楊錕第六子以涵庶母李
氏出次適同邑吳中杰庶母方氏出甥孫三孫十
二人長蘭祥邑庠生不孝煦出次蘭畦不孝繼光
出次蘭瑞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林蘭森俱業儒
不孝煦出次蘭芬不孝繼光出次蘭滋蘭第蘭豫
俱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靄不孝繼光出次科孫
次會孫俱幼不孝瑨光出長子煦婦姑母楊孺人

次女也次子繼光婦原任湖南郴州吏目同邑黃
世逢女三子用光婦原任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同
邑曾瀆女五子瑨光婦候選從九同邑曾某某女
曾姑毋娣之女也六子瑾光婦同邑余某某女孫
蘭祥婦鉛山蔣編修士銓孫女臨清州州同知廉
女蘭畦婦同邑孔某某女蘭瑞婦壬申科舉人施
南府通判東鄉吳居澳孫女庚申舉人國子監博
士嵩梁女蘭林婦同邑江某某女蘭森聘涂氏涂
姑毋孫女也蘭芬蘭滋未聘蘭第聘吳氏吳氏妹

女也蘭孫聘王氏同邑王鴻女蘭靄科孫會孫俱
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孫女適楊姑母孫某某重
甥孫三不孝煦出次適己亥恩科舉人候選訓導
鉛山蔣知節子立民重甥孫二不孝煦出次適楊
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二不孝繼光出次適候選州
同同邑涂青崖長子慕郊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
魯山木先生孫應祜應祜前卒不孝用光出次適
涂青崖次子慕祁不孝用光出次適同邑王鴻子
心尹不孝用光出重甥孫三次適原任南海縣知

縣王軾子汝誠壻甥孫一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繼光出次適平涼縣知縣新建趙質彬子某某不孝繼光出次未字不孝煦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次字建昌府同知長洲譚元子蘭祜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曾孫四人長福長孫蘭祥出集福次孫蘭畦出增福廣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女一字孫壻王心尹子次孫蘭瑞出嗚呼不孝煦壻光瑾光侍疾無狀致府君以康強無恙之身嬰小疾遂至棄養不孝繼光用光復宦異地不能親

湯藥視含斂不孝煦等何以爲子何以爲人終天之恨百死莫贖矣惟痛念府君生平事事可以傳示子孫當家饒裕時府君得行其所欲爲及晚年家中落雖府君胸次豁達不以財賄耗聚爲念而環視親族鄉黨之間府君所欲抒平生之懷以繼繼繩繩施行未已而鬱而未伸者多矣此數年中府君嘗自肩輿往各村落察視義倉斂放穀事凡自中田來者皆能言府君于義倉事至老猶不倦也府君生平言行茲就不孝煦等所能記憶者忍

淚濡墨略陳梗概要亦第言其大略而已於府君之志事尚未能得其萬一也惟冀當世有道德能文章之仁人君子錫以銘誄俾後世子孫有所稽攷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不孝男煦繼光用光瑨光瑾光泣血稽顙謹狀

先母事述

嗚呼吾母之亡至今二十二年矣吾九歲喪母吾母彌留時乳母抱而泣于牀側迄今長大追憶吾母之聲音笑貌雖尚髣髴一二而不可得其詳矣

吾母頎身高準鼻以上類大兄行無欹立無倚後雖患羸疾而居室無惰容未病時每夜予自塾歸必課之讀畢日問所成誦者與予同覆誦至夜分乃止嘗記讀至子貢問士而夫子舉言必信行必果以為士之次則戒予曰汝曹他日無為硜硜之小人也後既病嘗傾荷取露以飲日取而貯之瓶中予每從索飲見時以得食為喜吾母亦笑而不問也疾既甚歸寧舅氏家余適患風疹家人秘不令吾母知會有自舅氏來者以告吾母遂遽歸而

見吾無大疾意始釋歸時日已晡慈母擁予面庭而坐吾母歷階而升其景狀至今猶在目中也嗚呼孰知未逾旬而吾母亡矣吾議婚於舅氏之族嘗爲州將于山西曰瀆者其家與舅氏鄰當母在舅氏時數數召吾婦來與之竟日坐問其能爲女紅否嘗讀書否取嘗自簪金釵手授之指階下一婢女曰汝欲之否翌日汝來吾家嘗令侍汝歸也嗚呼孰知以聞吾疾遽歸未逾旬而疾已殆不能召吾婦來矣婦爲予言在舅氏家吾母意戀戀有

異常時豈自知其不起之疾不能見其子婦之承歡而將于是永訣耶嗚呼痛哉吾母事舅姑能孝接娣姒姑姊妹能和以睦待姦媵僕下寬而有禮其詳見舅氏所爲誌中今所述者獨一二瑣褻事吾之所能憶者止于是矣嗚呼二十二年爲無母之兒今年已三十日月則已遠吾母之聲音笑貌葢永不可復見矣歸氏所謂天下乃有無母之人信乎其言之痛也自今以往其常守毋爲硜硜小人之訓以貽辱於吾母氏也

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孔鋏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

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名德入

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

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

司戊子為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

名御史庚寅為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為會試同

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啟以大臣

薦徵為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為

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

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

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

五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藍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涵揉見聞益以自得刋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為宗其為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與歙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

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已若者茍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尙未知信從及旣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而氣淸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當居鍾山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彩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既歲主

講書院所得束修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資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縣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蔕毋忘孝友嗚呼覩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

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闓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利之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舉海峰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

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

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倘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輯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壬子舉人戊辰大挑知縣今補泰興縣師古監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梁氏生子一雉業儒孫四晟芳賜景衡出

誦師古出楢雉出女孫三曾孫一聲曾女孫一俱
幼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
業於鍾山者八閱月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生
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迄今無所成就今聞先生
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者矣先生居
家孝友睦姻任卹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與
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
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之者論次之如
右以待國史之采擇嘉慶乙亥嘉平月受業新城

陳用光謹狀

齊召南傳

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璂舉選拔貢成均嘗稱於衆曰此我

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總督陳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元年

召試於
保和殿
欽取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
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八
年四月
御試翰詹於
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
署

日講起居注官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
承辦禮記漢書考證
諭令在籍編輯陸續交
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
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
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
命仍在
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
館纂修官丟順天鄉試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於
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
者召南具悉原委並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
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圓明園顧尙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
召南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即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續文獻
通考館副總裁侍班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上書房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
石頁重傷幾殆程學士景伊亦自上書房歸驚馳
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爾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
探問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尚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間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宏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憫曰爾病尚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口
陳懇解職任回籍省視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時
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繹邵正文診脈處方
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
不及
天鑑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
召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文集石
刻紗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即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尚書沈德潛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
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

二十七年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文書院
御製詩疊頒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爲山長也三十
年召南之族子周華小時黨呂留良獲罪邀

恩寛免僅予遠戍及戍歸刻其書呈於巡撫熊學
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
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
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
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
云瀕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良藥以生族

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述其在史局則一統志中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其所編輯其外藩屬國向無底本召南創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所輯也其分撰經史攷證經則尙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歴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歴天文二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于西北而闇于東南

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侯第攷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藏於家

武虛谷家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

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為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杖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為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八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恐撻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撾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

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氣年十二即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擕弟柩南歸方盛

夏多雨過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
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
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
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賈息置義田以瘞遺骸
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
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
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
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嶧山郯縣
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

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追

特召之

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笥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

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於交口鎮設兵扼荆襄之險於西山諸村堝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君信可謂有用才矣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於千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臧和貴傳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堂許氏說

文學謂世行小徐本轉寫譌異或據大徐補之益失眞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說文繫辭十五卷又剌取許氏所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其爲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富禮堂少從其考讐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婦諸節行爲書數百卷葢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

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刲肉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爲七言辭教之乃合卺其責難於兄庸爲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爲怨誹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陳用光曰世世之爲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爲余言愼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

未之見也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爲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爲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爲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李毓昌傳

李毓昌字皐言山東卽墨人也嘉慶戊辰科進士

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鉤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伸漢冒賑狀具清冊將揭制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金君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寢後包祥至入室君方苦腹痛而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已所繫帶縊之嘉慶十

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復於淮安守王轂轂遣驗視之報曰尸口有血也轂怒責驗者四十遂以自縊狀上有沈某與君同至江寧久未得君耗往山陽就君至則君死已閉棺其族叔李太清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稿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𧗠昌𧗠昌不敢受恐負天子蓋復總督書稿諸僕所未知毀去者也沈某與李太清偕行至君家君婦某氏有噩夢其家屢有怪異也棺至啟視面如生沈某以銀針刺之針

黑沈某曰是有冤不可不白矣李太清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聞

命提王戳王仲漢偕其衆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開棺驗君尸其知縣驗有日矣包祥自山陽來謀爲之地也天忽大風雨棚盡撤不能驗山東按察使朱錫爵自至驗之君尸惟胸前骨如故餘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具聞於朝

天子震怒斬包祥𡨥顧祥馬連升於極刑而命官

押李祥至君墓所摘心祭君王𣪍王伸漢各論如法江南總督以下皆貶謫有差贈君以知府銜封其墓

天子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於墓上君無子

命訪其家立嗣君卒時年三十餘

太史氏曰甚哉聽訟之難也悲夫李君冤理於

天子而情不能自之於大府又聞君棺之歸也有卽墨人荆某者少與君同學長而爲吏於縣中暮出門見輿馬傔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轎中則君也

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吾聞君死矣今胡爲者君曰吾固死也死而爲城隍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甚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問之君婦方慟哭欲開棺視君也荆某後數日果卒鬼神之事儒者所不道然沈某疑君死端緒不發於荆某君之叔儒愚人也何由敢訴諸

朝哉傳君之事者不一余所聞沈某事乃得之於吾從子希祖聞于吏部楊君者

忻州知州曾公家傳

公諱濆字守原號緯躔一號渭川

贈公長子少負奇氣不事家人生産旣困甚隨婦翁王君遊京師遂留居琉璃廠肆性善別古字畫玉石以是稍稍居積作書賈而身遊士大夫間與陳伯常守誠蔣心餘士銓交善裘文達公嘗欲經紀某君喪歸江西屬其事伯常薦君才可任三日而事集文達以是奇之居久之遂入貲爲山西知州凡歷任霍渾源兩州攝平定州調忻州爲渾源

時有武生醉毀其鄉之佛寺鄉人縛而訟之公公
疑一人醉安能毀寺沃之水醒而問其故生具伏
曰非有釁也醉而逞力故及此公不信生曰試之
磚可矣命累巨磚與人齊生以一指中擊之有裂
痕深至地公曰是不啻能援廟桷矣材如是何爲
酗以逞也諭遣之歸生卒爲善士知忻州有翁殺
其婦與女孫者其子誣服殺妻公疑之訊得其姦
乃抵翁以義絕故殺平人罪州人以公爲神明或
衍爲小說戲劇以頌公云居山西十餘年所任事

無不辨性明決而不能為婞婟與按察使某不相能而朱文正時為布政使獨器之公初娶王氏無子繼娶李氏生子枚才而早卒公初迎養父母居山西及是皆歸公念母老投牒以終養請文正再三留之不能得其巡撫某亦素重公問公曰孰可繼公者某公以白金八千乞公薦己公却之而薦某州牧某曰其人貧而性鎮靜且次不可越也巡撫卒聽公公將歸忻州人迎公至所立生祠具酒饌以餞公焚香擁路左以送者相屬復釀金二千

爲公歸貲公笑受而盡留以爲書院膏火費書院
公所創也公居官時凡寄貲爲遠祖近祖廣祭田
學田諸事皆以屬其族子仕驥學者所稱爲山木
先生者也其事具詳於山木集諸尺牘中公歸而
復加擴充焉公兄弟四人公皆推己所餘廉俸與
之立產業其三從四從兄弟賴以舉火者甚衆公
旣歸事贈公尙數年贈公乃卒公居家內事父母
以色養親故往來者皆以公爲法外以善化宗族
鄉里凡以事來就公決者得公一言莫不服年五

十口卒於家在京師所娶李氏生子二果本生女
一適陳用光妾生女二適陳玘蔣知重
陳用光曰伯常予世父也山木予舅氏也先君與
公交後於世父公既歸乃爲余議婚余爲公壻數
月而公卒予於公家得觀公所與山木往還諸書
肫然一本之思何其篤也公未嘗讀書而所樹立
如此彼被服儒者宜何如然公卒後而其子貧困
乃彌甚嗚呼天爲之耶人爲之耶

蔣省齋諱祝字賡三省齋其號也先世居于歙後遷于杭遂爲杭州人祖某父某君舉康熙庚子鄉試雍正癸卯成進士以殿試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充會典館纂修官兼充景山教習乙巳散館以第二等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主講敷文書院高安朱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宋史載岳少保武穆諡君至西湖岳少保廟讀其碑得明王世貞所書宋理宗寶慶元年改諡忠武勅事據以入傳而世始知少保諡忠武其勤

于事如此旋丁父毋憂服除補官京師四川巡撫
紀公奏請偕君往欲補君縣州知州旋至京師奉
旨以知州發直隷用至則署樂亭縣事淸釐積案
千餘遂知晉州吏部推擢雲南永昌府同知引疾
歸時年六十九居家十餘年以乾隆戊子六月十
六日卒距生于康熙丙寅九月十三日得年八十
三初官知州授奉直大夫以孫詩
貤贈朝議大夫子□人孫□人曾孫□人君之知
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立保甲事無不舉州民有

白某者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勸諭之白卒泣悔爲良民州俗悍喜鬥君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蠟丸醫受傷重者俾不死而傷人者得免于抵所全活無算治逾年獄幾空州瀕滹沱河歲葺隄君于隄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謂爲蔣公柳隄制府方觀承薦于朝引

見

賜朝衣一襲會報蝻災君自朝京旋治所禱八蜡

廟民見飛蝗蔽滹沱河而南去民乃相率爲歌以紀事且泐石于城隅云永昌有土司煩亂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卒戢會他處苗有爲亂者君率民禦諸境賊不敢入永昌以無擾其自他郡避難來者君撫給其衣食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民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乎君曰苟利于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以借義倉穀得不飢乃大服公言永昌產銅厰事屬于守銅有羨守取之君攝守時以其羨半歸之公半以給

役廠民大府入
覲嘗舉君以對
上謂眞廉吏云君旣歸家居課孫以小學近思錄
爲教蓋雍正乾隆間士大夫崇尚宋學如此君之
成進士總裁爲朱文端公其同考官所薦則合河
孫文定公人謂君不負文端文定也
贊曰余與君曾孫詩友詩爲君行狀二千餘言覗
余屬爲家傳書曰學古入官詩曰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如君者其不媿學古而爲民父母者與君家

居時有直隸雲南數十人送衣物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刺史去所治時不受民贈遺吾儕皆各以事受其惠者今欲以歸諸其家仁和令以致于君而浙中大吏屬能畫者爲作圖以紀事嗚呼觀于此孰謂民而不可感以恩乎

費給諫家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蒙士吳江人也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本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博野縣知縣

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謙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

錫薔得

旌如制錫薔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

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恭人爲次子君生十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教其前母子及己子皆使

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恭人復謝世而家大困君旣食貧自奮於科第痛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毋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戸諸兄弟惟君是倚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

以進士書籤
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焉及敘勞十一人者皆
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
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
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
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
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鄉試分校官皆勤慎以
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核眞才如恐不及嘗因
其地之士習美惡而

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則爲具裝以使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戶部現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史遺意以安靜悃愊勞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獧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中外如所言又嘗言戶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

繁官不能周知吏因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為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注者禁勿錄蓋君之當官其言行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子一蘭墀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墀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

給事君藹然儒者之容也藺墀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而有體遒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事爲學而好以其才智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遂專志勤弗懈於中途戢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翊翊署

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爲人旣屢絀於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

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歷中進士歷官至太僕卿諱孟楨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甘餘年間人多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書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
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
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
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
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
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
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
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
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

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相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爲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旣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僞爲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爲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

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郞奔或謂七郞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衆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犯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鎗土埠上曰賊至二百步發令衆伏地勿動曰鎗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

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鎗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爲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淸劉公爲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衆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旣定攻之難破吾旣以語撫軍遂率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

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犵犵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溆浦嚴如熤卒招降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爲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爲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盧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揚州余迺因吳淸夫徵君賢湘所記所

望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鎗云

稭恭人家傳

稭恭人蔡生甫先生之配也年十五母沈孺人卒父圕天翁喜其才使主家政內事父兄撫弟妹外供賓客事無不舉稱父意年二十四嬪于蔡孝于翁姑也如事父而處貧家躬親烓曰使翁姑安其養而樂其賢尤有人所難能者故先生悲之曰恭人嬪蔡以來半生在憂勞蹇難之中也先生作私

人行狀援其鄉先輩徐蘋村學士倬所述稽宜人之賢曰恭人宜人之姪孫女也余生平境遇與蘋村大略同恭人與宜人同為寒士妻而孝於親誠敬於祭祀儉於己而樂施於人明於御下能使人畏其明而樂其寬亦無弗同者宜人享年七十有七恭人享年七十有六蘋村之述宜人也年八十有一余之述恭人也年八十有二事固有曠世而相感如此者先生用光為庶常時分教習師也用光官京師時數謁誨於先生雖未及登堂拜母而

習聞恭人之賢今讀先生所爲行狀故述懿美以慰先生之意若其世系子姓之詳具於誌銘茲不著

論曰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蓋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皆言妻道也所謂富者以其德不以其財若恭人之佐先生於居貧及先生貴而其貧如故然而能協於富家之吉者夫非以其德乎恭人治家能見其大米鹽零雜不屑屑爲苛察嘗謂苛則下必有受其病者京師人相遊以爲

名言然其寬若是而人不敢欺則以其明也嗟乎易之四妻道也亦臣道也為臣而能知富以其德之義者寬何以不失之縱嚴何以不失之苛固有道以處乎其間哉